

北方文艺出版社



王在厚 著

荡寇辽南

荡寇辽南

王在厚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1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7号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全国解放前夕，一支公安小分队在辽南剿匪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反动乡绅、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吴大头乘蒋军从辽南溃退，将牛犊子匪帮改编成所谓“国民党辽南特潜军”，建立“特潜区”。妄图屯兵蓄锐，迎接蒋军反攻。刑侦股长，原侦察连指导员荆韬带领公安剿匪小分队受命前去剿匪。他们以超人的胆识，屡屡识破敌人的诡计，并发动群众，组织军民联防，巧妙地破获土匪的谍报网，挖出了我方变节分子，启用暗投的土匪卧底，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最终彻底剿除三倍于我的敌人。

责任编辑：李廷君

封面设计：李欣

荡 寇 辽 南

Dang kou liao nan

王在厚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公浴街10号)

齐齐哈尔日报社源地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18 4/16 · 字数40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317—0638—5/I · 638 定价：8.50元

残书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齐齐哈尔市劳卫路一号)

目 录

第一章	在祭灶的鞭炮声中.....	(1)
第二章	蹊跷的拜年.....	(28)
第三章	天降奇兵.....	(64)
第四章	山神娘娘进香.....	(123)
第五章	奇怪的砍柴人.....	(151)
第六章	虎口夺生.....	(176)
第七章	魔影.....	(214)
第八章	夜审.....	(255)
第九章	生擒“跑卵子”.....	(308)
第十章	谁是“反水绺子”.....	(334)
第十一章	生动的“空城”.....	(378)

目 录

第十二章	智牵牛鼻子.....	(403)
第十三章	致命的冲击.....	(432)
第十四章	折服小神仙.....	(461)
第十五章	“黑猴”现形.....	(505)
第十六章	一网打尽.....	(551)
(49)		章三第
(291)		章四第
(181)		章五第
(871)		章六第
(419)		章七第
(339)		章八第
(808)	 “干眼国” 演出	章九第
(434)	 “干眼水” 演出	章十第
(878)	 “眼” 演出	章一十第

第一章 在祭灶的鞭炮声中

1949年，农历腊月二十三。

夜，降临了。苍芒的夜空，群星闪烁。辽南旭平县的广大群众，家家户户灯火通明，香烟缭绕，鞭炮声此伏彼起，震耳欲聋——这是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旭平人民沿旧俗在祭灶。

就在人们升纸码、放鞭炮，虔诚的为灶王爷送行的时候，县城和五十里外的吴家镇，同时发生两桩令人震惊的事件！

这天晚上，夜幕的轻纱刚刚垂下，旭平这座城门壮观，鼓楼巍峨，街道整齐，古朴而美丽的县城里，院落、小巷就童声喧嚷，鞭炮声声，气氛活跃，热闹异常。

大街上，却是另一幅景象。大小商户上了板儿，关了门；街上行人稀少，始现寂静。唯有国营贸易公司门市部斜对门的“杏花村”酒家，照常还是灯火通明，门庭若市。几个卖烧鸡、酱肉、香烟、水果的摊床；几副卖灶糖、糖葫芦、花生、瓜籽的担子，借着这二层酒楼的明亮灯光，分列两旁，招揽生意。楼内楼外人声嘈杂，这是旭平县城掌灯以后唯一的闹市。

“来啦！三位里边请——”随着堂倌响亮的吆喝声，三个身穿青色地方干部制服的中青年干部来到楼上。

走在前头的那人，向屋子四周扫了一眼，找了个靠窗的隔间雅座，与同来的人一起进去，坐下。

“三位吃点什么？”跑堂的满脸堆笑来到桌前，将菜谱

恭敬地放到三个人面前，从肩上拽下雪白的抹布，一边殷勤地擦桌子，一边打量着这三个顾客。只见领头上楼坐在中间的那人，约摸二十六七岁年纪，中等个，长得结实、匀称。他有农民的体魄，军人的气质，唯独不象个干部。另两个人，一个是瘦长个，一个是小个子，在老跑堂的眼里，是不伦不类的“四不象”。

“来六菜一汤，加一只烧鸡，一瓶牛庄大曲，上粳米饭，要快点儿。”坐在中间的那人没看菜谱，心不在焉地信口要了菜饭。

“好啦——”堂倌把抹布向左小臂上一搭，嗓音洪亮地喊道：“炒肉拉皮、青椒虾仁、糖醋鱼片、焦溜肉段……”

麻利的堂倌象阵风似的，眨眼工夫就把碟勺杯筷摆好了。随着灶上有节奏的“叫勺”声，不到半袋烟工夫，酒菜上来了大半。

就在堂倌里外忙活的时候，坐在靠玻璃窗的小个子，用手指把窗上的霜化开掌心大小的一块，向斜对门贸易公司门市部不断地观望。坐在中间的那人，两个眸子向其他饭桌来回扫视。

三个人也不言语，只顾自斟自饮，边喝边吃。

“当当当……”酒楼上的时钟响过八下，送灶的鞭炮声已进入高潮。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瞥一眼时钟，听听外面的鞭炮声，领头的打着饱嗝付了款，三个人叼上香烟不紧不慢地向楼下走去。出了酒楼，头前那人向门前货摊儿和两旁扫了一眼，便沿街边向西漫步走去。两个蹲在酒楼门旁市民打扮的人见他们出来，漫不经心地摇摇晃晃跟了上去。走出灯光照射范围，他们加快了脚步，从前面三个人的身旁擦肩而过，并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前面的人便折了回来，沿街向东

走去……

“冬冬冬，冬冬冬……”贸易公司门市部响起了敲门声。

街里的鞭炮齐鸣，淹没了敲击铁皮木门发出的沉闷响声。正在屋里聚精会神地点钞、打捆、下帐的两个女现金会计，开始没有听清。外面又敲了两遍，而且愈敲愈重，耳尖的小李会计说：“刘姐，外面有人敲门。”

“嗯？敲门？”刘会计停下翻飞点钞的手，侧头仔细向门外辨听，自言自语：“是有人敲门。”她心里纳闷儿，过小年儿了，正是送灶的时候，谁来干什么？买东西？不能，谁都知道大商店关门以后是绝不营业的。办事？也不大可能，平时关门以后都不常有人来，何况过小年呢。

敲门声愈来愈急，愈来愈响。面对七间房子空空荡荡的大桶屋，她们感到惊骇，毛骨悚然。小李惊悸的眸子望着刘姐，好似在问：刘姐，怎么办？刘姐凝视着前门，没有任何表示。但小李从刘姐的眼神中看出，她也处于六神无主之中。

其实，刘会计的大脑正在急速的运转：贸易公司是县城里除了银行以外的现金大户，这里二次解放不久，常有暗藏的敌人破坏捣乱。公司规定上板儿以后，除经理和保卫干事以外，不经更夫，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前门。如有外人叫门，需经值班人员允许，更夫方能开门。

“冬冬冬冬，冬冬冬冬……”急促的敲门声不容她多想和犹豫，遂一边顺口朝门外问：“谁呀？”一边下意识地急忙把现金收进抽屉，锁好。小李见刘姐收钱，也麻利的照做了。

“县政府的，找张经理，快开门！”门外的人急切的，

有些不耐烦地催促。

“请等一下，我找人开门。”刘姐听敲门人说是县政府的，找张经理，没再动问，起身想去后院向经理报告。小李参加工作不久，是刘会计的徒弟，从来跑腿学舌的事都是她争着去。当下，小李着实有些害怕，便就台阶下驴，说了声“我去”，起身就走了。

全城的鞭炮声浓烈地响着，辨不清方向，听不出个数。门里答话不多时，一个拖沓的脚步声从后门向前门由远而近，拉开铁门闩。

就在更夫拉门闩的一瞬间，门外的人一拥而入，唰地一齐亮出了驳壳枪。把更夫撞了个大趔趄，向后踉跄了三四步才站稳脚。后进门的小个子刚跨进门里，转身将门插上，瞪着充满杀气的眼睛对老更夫说：“你就站在这儿，不许动，不许出声，违了我就送了你！”说着，从腿弯抽出匕首，插进腰里，持枪守候在门旁。

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借屋顶四个200瓦的大罩灯的光亮，闪电般地扫视了一圈大桶屋。只见四周全是木制玻璃柜台，柜台后是高高的货架，货架上和柜台里摆满了应有所有的日用百货。柜台外显得空旷，屋里静谧。只有两个年轻的女人，在后门东侧的隔间里。为首的持枪人断定，这就是那两个现金会计，便直奔隔间走去。

小李见进来的人都平持手枪，气势汹汹。前面的两个人直奔她俩走来，吓得心慌腿颤，目瞪口呆，浑身起鸡皮疙瘩。原来的聪明、灵活全被慌乱所取代，不知所措。

刘姐在来人拥入的一瞬间，如五雷轰顶，“嗡！”地一下头昏意乱了。但她很快抑制了慌乱，恢复了理智。当来人向她们扑来时，她反而镇定起来，心里默念：强盗！遂奋不

顾身地向后门跑去，试图到后院向经理报警。可是，强盗已经赶到了她的前面，插上了后门，用枪逼住她，凶狠地低声恫吓：“快回去！慢了，我就崩了你！”

强盗把刘会计逼回隔间，抽出匕首在她面前晃了两圈，狡黠而凶狠地低声说：“咱们都是吃官粮的，没法子才这么干。快把抽屉和保险柜打开！要是不开，我可就翻脸不认人了！”这时刘会计才察觉，他们都穿的地方干部制服。

“钥匙让组长拿走了，我们开不开。”刘会计说。

“开——不——开？——”强盗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三个字，说“你就是会计组长，钥匙就在你腰里。你要是不往外拿，我可就要动手了！”

“啊！——”一声惊恐的尖叫。

为首的强盗扭头一看，小李惊骇地手捂怕人处，弯腰向后紧躲。他全明白了。即刻竖起眉眼喝斥：“你他妈活腻了！这是什么地方？扎乌，扎乌！（堵嘴或勒住嘴）。 ”

大个子强盗边从腰里往外拽毛巾，边不服气地嘟囔：“窝里的净身！”（兄弟是搜身）。遂把腌臢不堪的毛巾勒到小李嘴上，并趁机猥亵。小李只是挣扎，却喊不出声了。

刘会计见强盗勒住了小李的嘴，立刻意识到：再不报警，连喊的机会也没有了。于是她憋足了力气，大声喊：“前屋来强……”

为首的强盗正斥责大个子，忽听身后的喊声，他回手一拳，刘会计只喊出半句话，便被打得鼻口踹血，倒靠在木壁上。大个子强盗挨了斥，本就窝火，见刘会计大喊，就把火撒在了她身上，冲过来便是两刀，刘会计手捂小腹，当即倒下了。

年逾花甲的老更夫，被劫持在门旁，欲走不能，欲斗不

敌，正在搜肠刮肚地思谋报警办法。见刘会计用喊声报警，顿时猛醒，他拚足了气力高喊：“进贼啦！……”话音未落，守门强盗的匕首已刺进了他的左肋，老更夫踉跄两步，摔倒在门旁墙根上。

小李见状，惶恐不已，顺从地交出了钥匙，并从刘会计身上取出了她抽屉和保险柜的钥匙，将抽屉和保险柜一一打开，成捆、成摞、成堆的大小面值不等的现钞，呈现在两个强盗眼前，他们贪婪地看着，简直是眼花缭乱了。

为首的强盗喝令小李贴墙面壁背手站好，他们便急忙从腰间拽出自带的口袋，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塞钱……

“咔嚓！”一声断裂的巨响，后门被踹开了。几乎与此同时，只听屋里“啪！哗啦啦！”“啪！哗啦啦！”……接连四次惊心动魄的响声，屋里的电灯全灭，七间房子的大桶屋变得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踹门的人暗自佩服打灯人的娴熟枪法。

几乎与此同时，“轱辘轱辘……”从后门外向屋里滚进一个什么东西，屋里的人只听见声音，却看不清究竟是什么。守前门的强盗和隔间里抢钱的强盗，同时从两个方向朝轱辘声“啪啪！”“啪啪！”各打了两枪。紧接着，后门外顺子弹出膛的光线连续还了三枪，只听前门里“咕冬！”一声，显然是向轱辘声打枪的小个子强盗被击倒了。为首的强盗知是上了后门外以假诱真的当，暗想：这着一定就是那个当过连长、干过侦察的张经理干的，他暗自心服。

随着屋里人的倒地声，朦胧中从后门外闪进一个象猴子一样轻捷的人来，他正是贸易公司的张经理。

发案之前，张经理正在后院的东厢房一间经理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看白天收到的家信。会计小李跑来了，说县

政府来人找他。张经理疑惑起来：谁来找我？过小年儿的夜里，为公事而来的可能性太小。私事？我刚转业不久，没几个熟人，更无深交啊？……但是，县政府来人找，总不能把人拒之门外呀。想到这里，他让小李去找更夫开门。

小李走了，张经理心里仍犯合计。他将墙上挂的驳壳枪从皮套里抽出来，把子弹上膛，关上保险，插到腰间的快枪套里。同时，特别地注意着前屋的动静。

外面送灶的鞭炮声杂乱无章地响着，墙上的挂钟“当！”的响了一声，他向挂钟瞥了一眼，见钟针指到了八点半。就在这时，隐约听见前屋好象有惊叫声，他即刻从腰里拔出枪，打开保险。前屋又隐约传来两声叫喊，他立刻机警地猛推开门，把帽子向外一摆，外面无动静，他遂跨出门外，见院里无人，迅速向前屋后门走去。

他从高高的后窗发现前屋的电灯全亮着，好象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多年的战斗生活，和上级一再提醒防范抢劫破坏，使他没有掉以轻心。他悄手悄脚地来到后门旁，把身子反贴在墙上，轻轻的拉门。没拉开！里面插上了！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同时里边接连传出低沉的恫吓声。张经理的心蓦的一缩，知道屋里出事了。心想：来人若不知底细，没有枪，是不敢到这里行劫的，我单枪匹马万一让强盗得手，损失就大了，应该先报案。他转身轻轻回到办公室，向公安局报了案，即刻提枪向前屋奔去。

他一脚将前屋的后门踹开……

张经理跃进门里，借助室内黑暗的掩护，和熟悉室内摆设的有利条件，闪电般地迅即隐避在靠后门的西柜台里的大布捆后，并立即向东面隔间大声断喝：“快放下武器！举起手来！你们被包围了！”这吼声，威严叱咤，震得屋里嗡嗡作

响。

两个被踹门、粘糖声、打枪和闪进人来吓得心惊肉跳的强盗，听见这震天动地的断喝，吓得一抖，那为首的强盗甩手朝断喝声打了两枪。张经理火气上冲，暗骂：奶奶！今天你碰上了俺“张飞”，就甭想立着出去！遂摆动驳壳枪，非要打他个三栽倒不可。他刚要甩枪，倏地想起了两个会计在隔间里，只好把长了眼睛的子弹给带上蒙眼儿。

忽然，门外响起了“冬冬冬！冬冬冬！……”沉重而猛烈的敲门声，随即是大街上呼呼啪啪，哒哒哒哒……三种枪的激烈对射声。枪声和鞭炮声交织在一起。

原来，城关派出所在外巡逻的两个公安战士，听到了贸易公司附近好似有枪声。他们知道贸易公司是重要的经济保卫部门，上级早就欲派一个武装班常驻警卫，只因大批地方武装人员“升级”南下，才未派出。他俩匆忙跑至贸易公司门口，听见屋内仍有枪声，才急促地敲门。

在贸易公司附近瞭哨、接应的两个强盗，见公安战士叫门，立即开枪给他们在屋里的同伙报信，两下遂打了起来。

屋里的强盗听见外面对射的枪声，以为公安队包围了他们，就要陷于灭顶之灾。为首的强盗抓住小李的后衣领，逼她向张经理喊：“张经理，别打枪，我是小李……”遂把小李当挡箭牌，不顾一切地向后门冲去……

强盗的全部活动，张经理听得清清楚楚，眼见强盗们就要劫人携款从自己眼皮底下逃掉了，打吧，怕伤了小李；不打？则损失惨重，放虎归山了。他急得头上青筋突起，豆大的汗珠从脸上、脖子上直往下滚。

从脚步声判断，强盗们再走三四步就要出后门了，他不顾一切，轻捷地一跃而起，想从柜台上来个侧滚翻到柜台外，变

换与强盗的关系位置，在强盗还来不及调转方向的一瞬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甩枪击毙强盗。

可是，他没想到，他的对手是受过日本关东军侦察兵专门训练的人物。就在他刚刚跃上柜台，还没来得及侧翻的霎那间，为首的强盗甩手一枪，张经理应声掉回了柜台里，当即昏迷过去。

为首的强盗见张经理摔落下去，与同伙侧身疾步窜出后门。走在后面的大个子起手向小李的后心和左肋刺了两刀，小李“啊！”的一声惨叫，就地瘫倒了。

两个强盗直奔东南墙角，越墙而逃。

守前门的受伤强盗，听见外面的枪声本就心惊胆颤，惶恐不安。又听见两个同伙正在逃离，哀号连声：“大哥，把兄弟带走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爹老子！……”争相逃命的同伙哪里顾得，他们一声没吭，只顾仓皇逃走了。

同伙已经逃离，受伤强盗更加惶恐万状。求生欲望使他强忍肋、臀钻心的疼痛，咬牙站起，艰难拖拽地朝后门挪动。

外面的枪声，惊醒了张经理。他睁眼看看，屋里漆黑。仔细听听，从前门传来了沉重的拖拉声，他判定是那个受伤的强盗也要逃逸。对强盗的仇恨，给他增添了超常的力量，他想：决不能让这个受伤的豺狼逃走。但是，他的右手和枪压在身下，拿不出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忍受着刀割般的剧痛，拚力往外抽手，仍然抽不出来。他又奋力滚动那铁石般的身子，一点一点地往外抽手，依然不能奏效。

拖拽声愈来愈近，他又痛又急，汗水顺着前额右腮往下流。他使出了全身力气，把牙床咬木了，一下抽出了手，枪还压在身下。他不得不重新滚动身子、抽枪……

拖拽声已经靠近后门，再迈两三步就意味着龙入大海、虎归深山。他咬紧牙关猛一欠身，把枪奇迹般地拽了出来。他拚力把枪伸向后门，又吃力地伸出左臂，双手握枪，向上抬腕，猛地扣动扳机，枪响了，他又昏迷过去。

公安局的刑侦股长荆韬，带领刑侦员小郑和公安队疾速赶来。荆韬正组织向院里突击，前门开了，城关派出所的两名公安战士从门里出来。他们向荆韬报告了与门外强盗巷战的经过，及强盗已经逃离的情况。

荆韬听了，立即将简要情况用电话向局长作了报告，并建议在有关路口设卡，派出侦察员缉捕逃犯。

局长当即答复：“同意你的意见，侦察员由我派出，岗卡请你布置……”

城关派出所的周所长，闻讯带两名外勤民警赶来了。荆韬立即布置两名民警沿案犯逃离的踪迹跟踪追捕。并将要设的岗卡向公安队章副队长做了交待。遂与周所长、小郑等人实施现场勘查。刚要进门，荆韬发现靠门的砖墙上有个不很清晰的粉笔道道，他扭头告诉小郑：“拍摄下来”。

一进门，见老更夫躺在门旁墙根上，血迹斑斑，已经殉职。“拍下”。荆韬指示小郑。小郑手擎相机，“咔嚓！咔嚓！……”将老更夫的伤口、面部表情，老更夫与门、墙的关系位置，等等，全部拍摄下来。

后门大敞着，一个三十多岁的陌生男人，头朝外死在后门槛上。后门外是会计小李，躺在血泊中，已经身亡。张经理躺在柜台里，两臂平伸，驳壳枪在张开的两手中间，枪口朝前，击发机大张着，正对后门。显然，后门槛上的死者是张经理击毙的强盗。荆韬俯身把手平放在张经理嘴上，自言自语：“有呼吸。”他站起身指示章副队长：“快送医

院……”

他们来到隔间，刘会计已经苏醒，仍然躺在血泊中不能行动。她见来人是公安局和派出所的，艰难地说：“强盗一共三个人，都穿青干部服。他们说是吃官粮的，没法子才这么干的，有些话听不懂，没记住。他们知道我是会计组长，金柜钥匙在我手里。劫走的现金大约八千七百多万元（一万元折合后来的人民币一元）……”又昏迷了，荆韬摆手指示公安战士：“快送医院抢救。”

荆韬等人来到后院，见东厢房无人，西厢房有个老更夫躺在炕上。经问，他患了急性肠炎，已经卧病三天了。当他听见前屋枪响，知道是出事了，想出去看看，可是，浑身哆嗦成一团，腿也不听使唤，爬了几次也没爬起来。他叹息说：“咳！我从小被吓出了毛病，遇急事就浑身哆嗦拿不成个，加上这几天上吐下泻，要不，我怎么也能出去报个案啥的。咳！真没用！”说完，他紧蹙眉头，表情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荆韬等人又到院里，发现院子东南角墙上的陈雪上，印有清晰的两个人的脚印，证明案犯是从这里逃走的。荆韬疑惑起来，西南角有大柴垛，等于上墙的阶梯，搭手便可上墙，案犯为什么舍易攀难呢？他上墙看了，才全然明了。

小郑紧跟荆韬，麻利的将该记录的案迹一一拍摄下来。

公司的保卫干事从家来了。他说：“平时夜里除经理和我有两支枪，还留两名男职工做安全值班。可是，可是……”保卫干事吞吞吐吐，表露出不好启齿的为难情绪。

“有话就说嘛，连真话都不敢讲，还能做保卫工作？”荆韬说。

他踌躇片刻，说：“经理今天不知怎么了，非要照顾值

班职工回家过小年，我怕得罪职工，没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后来经理让我也回家过小年儿，我说这里的保卫力量太单薄了，万一出事……可经理说：‘你不相信我这支枪？’……我知道他当过连长，干过侦察，而且从来说话都是板上钉钉的，就回去了。经理告诉我们十点回来，我心里老不踏实，吃过饭干了点活就回来了，谁知……”

荆韬看看手表，九点刚过。

他们一同到经理办公室，各自坐下，荆韬问保卫干事：“你对这起案件的发生有什么想法？”

保卫干事当然知道刑侦股长发问的含意，他思索片刻说：“这次作案是乘虚而入”，好象案犯对我们今天夜里保卫力量薄弱很了解，或者早料到似的。可是，我们公司机关和门市部本来人数不多，政治情况都清楚，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表现和可疑的线索。”

他想了想又说：“只有死去的那个老更夫冯收年，前三天接到家里一封信，信上说老伴病重，让他立刻回家。他当天就急忙慌促的回去了，在家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就赶回来了。我问他怎么回来得这么快，他说没什么事。但是，从那天以后，他的情绪一直很低沉。”

“这个老更夫平时表现怎么样？”

“他为人老实厚道，责任心很强，这次回家以前从来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总是乐呵呵的。他的历史单纯，从小扛活、种地没离开村，到这里工作是他第一次离家。”

“他家里都有什么人？”

“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本分的庄稼人，老伴是家庭妇女。”保卫干事停顿片刻，又说：“他有个内侄在山里当土匪，录用他的时候了解过，他们多年没有来往了。”